

●古今著·工柳插圖●



大衆書店出版

文富貴

文 富 貴

古 今 著
工 柳 插 圖

大衆書店

文 富 貴

龔 古 今

出版者 大眾書局

北 京 • 天 津 • 上 海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

版 權 所 有

(P) 0001-3000

目次

一、不怕打、不怕罵·····	一
二、陶姐姐·····	五
三、在教室裏·····	一一
四、講道理·····	一七
五、星期天·····	二二
六、決心轉變·····	二七
七、代理衛生委員·····	三五
八、學習·····	四〇
九、大紅花·····	四六

文富貴

——楊家灣小學頑童轉變的故事——

一、不怕打、不怕罵

初二的大清早，溝裡甚麼都看不真，文家婆姨就在套窰裏吵嚷。吵過一陣，又像有個甚麼傢伙，從炕沿邊搭到了地上。

半開的窰門裏，突然栽出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娃娃來。他抬起油黑臉，提着下墜的棉褲，手巾亂糟糟的纏在頭上，滿沒紮好。眼角粘着眼屎，乾筋筋的頸子直挺着；眼睛鼓得像鷄蛋，還不住的往窰裏偷恨。只要看他這個鬼樣子，就知道這個娃娃不老實。

他叫個文富貴，在北區的楊家灣，誰都曉得這是個頂頑皮的娃娃。爸爸在安塞做生意，除了逢年過節，滿年四季不在家。家裏老爺爺疼他，媽媽把他沒辦法；因

爲到處惹麻煩，二姐姐不知爲他哭了好多回鼻子。

今天他又尿了炕，媽依然和從前一個樣，氣的在套窰裏罵個不停。他聽得很不耐煩，一股勁衝出窰來，又想去尋別的甚麼開心。

不多一會，輕輕走出一個比他大些的女子，拂了拂藍布印花圍腰，快哭的說道：

「富貴，看你那個態度！媽給你縫的新棉褲過年嘛，你又尿得濕個漉漉的，還要耍牛脾氣咧！」

這女子氣得眼淚花花的，他却死盯住對面山坎墻，不理睬他二姐姐。二姐姐想拉他回去，他反而拐她幾下，瞪着野羊一個樣的眼睛，發氣的說：

「你莫管我的……」

「過了年就十二歲了，連狗兒子、豬兒子都不如，人家不笑話死你——」他媽依然不停嘴的在套窰裏吵，外前也聽得清白了。

二姐姐拉他不回去，便說：「記得不記得？爸昨天和你說的，叫清早担水，餵牲口哩！」

「休想。」富貴一邊頂嘴，一邊躲開二姐姐往溝裏走；「挑水、餵牲靈，想得

倒不錯！」

他還沒來得及跳過驢槽，一隻大手就扳住了他的肩膀，像鐵鉤一個樣鉤住他，想跳一下都跳動不得。他調過臉去望見是爸，臉一紅，心想這才見了鬼！於是就像一根木椿立在那裏，死也不動彈。他爸一點也不和氣，開口就訓他：「昨天才給說定了：叫你大清早挑水，餵牲口，就忘啦！」

富貴半天不做聲，提起褲子等在那裏，準備鬆手便跑。誰曉得他爸不講情面，老是和他糾纏，說些甚麼話他也懶得去記它；反正說了又說，少不了是罵他就是了。這傢伙要不是他爸，他老早就和他打起架來了。

爸爸見他這烈牛寶貝，一句不聽自己的話，氣的要命，抓過來就打。這時間，富貴想跑也跑不掉，想還手也不敢還手，只好故意在地上滾來滾去的，叫他老子打也打不痛快。末後，他想了個辦法：不管痛也不痛，總是像喉嚨都快震破了一個樣，拚命的大哭大叫。果然，爺爺不久就拄着拐杖闖出來，瞎眼睛望着哭叫的方向，急得吹着鬍鬚喊叫：

「哎呀！大初二嘛，打他做啥呢！眼見過罷年，就送他上學哩嗎！」

爺爺一說，爸真的不再打了，可是依然一把一把的拉他，要叫站起來去挑水和

餵牲口。富貴抵擋了幾下，雖然最後被拉起來了，但他又大退幾步，全身倚在柴火堆上，仍像木椿一個樣的釘在那裏，叫也叫不應，拉也拉不動。他爸也沒個辦法，只好自個兒歎氣：

「……唉，這狗仔仔，白天黑地的調皮，一滿不聽話，不動彈，真把人氣結實了！」

富貴偷恨他爸，心裏暗地想：「我一天頂多喝兩三碗水，要叫挑一担，誰又不是傻瓜！我也不使喚牲口，餵牠呀，我才不幹那號屁事！」

爸爸每次回來，總要這樣那樣的麻纏他，他覺得有一個爸爸實在也不好！

見爸爸轉身回去了，他伸腿便跑。二姐姐還歪過頭來喊了幾聲，他裝做沒聽見，一直向小溝山裏跑去了。

富貴跑到山裏，整天不見人。直到後晌天快黑了的時候，才發現他滿身黃泥，佩着柳條挽的弓箭，在黃昏裏一跳一動的，慢慢接近文家窰前。這會，他爸爸正在窰前捲烟捲。他縮頭縮腦的打一邊走，想順着柴火堆，悄悄逡回窰裏，到灶台上偷冷饅饅涼豬肉吃。

爸爸沒了大清早那股兇氣，只遠遠瞭了他一眼，便回頭跟坐在乾草堆上的爺爺

說：「看這狗仔仔回來了。」他搖了搖頭，又接着說道：「年過罷了，還是送他到小學去。叫唸幾本書，讓教員教育教育，看能學好不能！」

富貴聽了，暗地自己說：「上學就上學嘛，那還怕咧！」

溝裏的晚風吹過來，他感到褲襠裏冰涼。爸不理他，乾筋筋的頸子又一縮，便偷笑着溜回去了。

二、陶姐姐

文富貴報名的期間，學校已經有了二十多個娃娃，上了夠半個月課了。那女教員，是他老早就見過的，過罷年，還去爲他媽點過兩回眼藥。她誠誠謹謹的，一滿不兇險，沒上學前，富貴就害怕有他爸那樣一個教員，一把抓住了就動彈不得。這下他可喜歡啦，以爲上學還不是上學，她還管得了我嗎！只有一點他覺得奇怪：莊上的婆姨和漢子，誰都說今年是個陶教員；可是，娃娃們當面都不叫教員，倒是叫她甚麼陶姐姐。他懶得去想這些屁事，管他娘的，陶姐姐就陶姐姐吧！

一天後晌，還沒上第一堂課，他無意中發現了光頭的鄭牛雲。這小子吊着兩條

乾鼻涕，腳蹠在石頭上，眯起眼睛望着他笑。舊前他就認識這傢伙，在村上和他一道胡搗鬼，還打過架。邇刻他鬼笑鬼笑的，文富貴很想美美收拾他一頓。但討厭得很，陶姐姐老在外面照拂娃娃，一直尋不到機會動手。

該上課了，陶姐姐進了教室。

文富貴猛然衝過去，把鄭生雲狠狠的拐一下，眼睛斜瞪着，逗笑的罵他：「怎啦，笑你老爺爺咧！」

鄭生雲沒做聲，順腳踢了他一下。文富貴毛啦，抱住鄭生雲的腿一拖，他立馬就被拖倒了。這樣一開頭，他們兩個就認真的打起來。你撞過來，我衝過去，小娃娃們，不是被他們碰倒在地上，就是被他們嚇慌了，害怕得滿院子哭叫。

「是誰在打架，組長爲甚麼不管呀！」陶姐姐還沒搶出來，在教室裏就出聲喊。

大些的學生跑過來，拉開他們不叫打，讓陶姐姐來評判。富貴見了陶姐姐，便抽腳慢慢往後退。退到院子的門口邊，偷笑一聲，回頭溜跑掉了。

後邊一個學生娃，着急得不行，跺着腳喊：「文富貴，不要跑嗎！陶姐姐還有

話說嘛……………」

當天傍晚，陶姐姐又抱着藥箱箱，到文家串去了。

她剛跨進窰門，富貴就從牲口槽後轉過來，站在門外偷聽。同時手緊緊的提着棉褲，準備好跑。

陶姐姐爲他媽點罷眼藥，坐下來拉別的話，一概沒提富貴在學校打架的事。末後，也只是問他爺爺：富貴在家還尿炕不尿？餓牲口不餓？調皮不調？

倒是他爺爺喘着氣告訴教員：「……請教員好好管教他，打他罰他都可以。」

陶姐姐把短頭髮一擺，輕言細言的說：「處罰也不要打他。小孩子嘛，只要自己肯轉變，容易學好的。」

「不打可不成。」這時間，他媽又在其中來插嘴：「我富兒實在頑哩，可要好管教咧！」

陶姐姐兩手把藥箱箱壓在腿板子上，跟他爺爺和媽提意見：「今後我們大家都操個心，在家裏的情形，你們告訴我；在學校的情形，我說給你們。像這樣互相了解，幫助他轉變，你家富兒保險可以學好。」

他爺爺和媽都笑開了。特別是他爺爺，話在舌頭上轉着說：「陶教員真真能把

我富兒教好，我二輩子也感激你呢！」

富貴覺得陶姐姐有些怪氣，點罷眼睛不就完啦，還麻里麻煩說個甚麼嘛！大概她也怕老爺爺吧！準定是這樣。

突然發現他二姐姐站在門邊，他一驚，很快轉過身來，又吱吱……的笑着溜了。

再一回，文富貴無緣無故的，把一個七歲的學生娃打哭了。陶姐姐喊住他說：「富貴，你又怎麼哪！」

他瞪着野羊般的眼睛，堵起嘴回答：「不怎麼啦！」

他們組上的組長，是個腿有些跛，今年已經十四歲了的劉鎖，論親戚，還是富貴的外爺。瞧見富貴這樣對教員，趕忙跛過來說他：「富貴，陶姐姐問你嘛，爲啥不講道理！」

「不，不，就不講道理。」他越說越蠻橫，又吵又鬧的，在院子和教室來回亂串。

娃娃們都被他鬧的生不定，有的笑，有的吵，有的跟着他跑，也有的圍住他看。陶姐姐脹紅了臉，拚命的叫住他，一方面把撞亂了的學生娃，一個一個的攔進教

室，鬧的半天課都沒上成。

剛鬧過這次麻煩，他就發現一個胖呆呆的小子，兩扇大耳朵，臉像一個熟透了的南瓜，身子臃腫得厲害，走起路來就像一個圓桶在地上滾。富貴發現他，是因爲門口跑進來一隻豬，那小子只一拳頭，就把牠打的擺着頭大叫，他看這傢伙還有一手，和他交個朋友，一定很不壞。於是，就去和他在一搭，拉了許多不三不四的話。及到上課點名的時候，才知道他叫王綏。

已經和他胡玩了好久了，富貴偶然揭下了他的羊皮帽子，發現他光頭上面，齊個整整的擺着四個土香燒的黃疤。這下他可瞧不起王綏了。覺得和這號醜貨做朋友，實在逗人家笑話。可是王綏比他大一歲，力氣大，有他這樣一個敵手更倒楣。結果，馬馬虎虎的，也是和與鄭生雲、張繼如、蔡春山的關係一個樣，有時在一起胡搗鬼，邀約起去和人家鬧磨擦，有時也互相打架，彼此仇恨得不行。

再的學生娃，特別是組長劉鎖，競賽委員鳳子，衛生委員來娃，小先生江芬，一天總是愁苦着臉，不知怎樣對付他們幾個調皮鬼才好！就算你不惹他，但是他們一胡鬧起來，再的娃娃也不得上課了。

又過了好些天，村上一個老婆婆，兩三個婆姨，一路咒罵着，到學校來尋陶教

員。文富貴首先注意到了，悄悄蹣到門背後去偷聽。老婆婆張着沒有牙齒的嘴，說那天那天，富貴把他孫孫打哭了，那天那天，富貴又把他家的豬圈門開了，豬跑出去遍山吃莊稼。牟漢德的婆姨也搶着說，那天那時，富貴又拿她們的桃穠桿子了。總之，這個還沒說畢，那個又搶着說，末後說些甚麼，富貴也沒聽明白。他恨死她們，在後面抓一把泥土，撒牟漢德婆姨一頭。婆姨們氣不過，要抓住揍他；他却大笑着飛跑了，遠遠的說怪話。

「醋打那兒酸，鹽打那兒鹹。學校收了這個牛溜溜，你陶教員保險不得閒！」婆姨們都七嘴八舌的這樣說。

這回陶姐姐可不同了。送走了村上的婆姨們，回來臉脹的血紅；她第一次做出怕人的樣子，把文富貴叫到跟前。富貴也不知怎的，這回可沒敢溜跑。瘦瘦的油黑臉上，不住的冒着汗珠。陶姐姐喊過他來，第一句話就說：

「文富貴，你這樣實在不成！看受甚麼處罰，你自己說。」

「不成——」文富貴心裏不由得有點害怕，但偏要這樣回答陶姐姐：「不成就不成。不成上安塞去呀，不成走哇！」

陶姐姐又說：「你來了，我們有責任幫助你。老實說，你真走了，我才省事

咧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想，多一個調皮鬼，學校有啥好處？」

從這回開頭，他感到陶姐姐也不好惹哩！打和罵，他是一點也不怕的，就怕陶姐姐叫去談甚麼鬼話；談的又怪使人心服，常常說得他沒話答。

這樣，富貴實在討厭陶姐姐，因為一天和她難纏的厲害——信她的嗎，除非用針線把嘴巴縫起來，用繩子把手腳拴起來，不說話也不動彈；不信她嗎，實在又不能行。他想來想去，暗地定了一條主意：還是各人行各人的門路，她要纏着談，就讓她談好了。

三、在教室裏

兩個月過去了。富貴不知不覺的，有些事情要背着陶姐姐：——不但打人罵人，他不願叫陶姐姐看見，在斷牆上尿尿，也要等到陶姐姐不在的時候才爬上去。可是暗地呢，調皮搗蛋一點也沒改變。再加上張繼如、王綾、鄭生雲、蔡春山幾個頑

皮孩子，學校簡直被搗亂得不成。

星期一前晌，正上第一節課的時候，那時文富貴還沒來。陶姐姐在教室裡對學生娃說：「小朋友，我們大家都要幫助文富貴轉變。一個人也不和他一齊胡搗蛋，一個人也不和他打架；他搗亂我們的學習，我們大家批評他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好……」學生娃都一齊喊叫，大些的拚命的拍手，小些的興奮得從檯子上站起來。只有鄭生雲的臉紅紅的，頭埋在袖筒上，磨來磨去擦鼻涕。陶姐姐故意不看他，又說：「過去和他打過架的，只要以後改正不打了，都算是好學生。」話還沒說畢，坐在後邊的胖王綾，忍不住嘻嘻的打失笑；那雙滑稽的三角眼，不住的望着窗戶眨眼睛。娃娃們一看，窗格上正嵌着一張油黑臉，歪來歪去做鬼相。誰看他，他就對誰吐舌頭。這下陶姐姐也招呼不住了，教室裡猛然騷動起來，笑的娃娃們叫肚痛。

這時間，陶姐姐只好宣佈下課。娃娃們一湧而出，三個五個的，又說又笑，一點也不害怕的指着文富貴。可是，一個個的都不和文富貴在一搭，就是鄭生雲、王綾，也躲開他打一邊走，不去和他搭嘴巴或者拉扯了。文富貴到處張望了一回，單個兒站在窗戶脚下生氣，使勁搥他自己的書包。

陶姐姐走過來，拉他進了教室。

「我說文富貴，我們來交交朋友，好嗎？」陶姐姐把他拉在身邊，摸着他的頭，親切地對他說。

他低着頭，沒有答話。

「富貴！」陶姐姐搖着他，湊近他的耳邊說道：「看你這樣調皮搗蛋的，啥也沒學到。同學們都討厭你，俟後可不敢再這樣了。」

「我沒學到甚麼，關他們屁事！」文富貴這樣想，頭一縮，就從陶姐姐的手腕裏伸出來了。

陶姐姐再把他拉住，仍然一點也不生氣的說：「今後我們就是朋友了。你心裏想的，啥事都可和我談。凡事都要講道理，看誰的道理正。」

他怪不高興，粗裏粗魯的頂陶姐姐：「我才不會講道理咧！」

「上學校，就是來學文化，學講道理的嘛！」陶姐姐耐心的，反覆的解釋：「好比做事情，人人都說做得好，就是在道理；如果做了壞事情，就是道理不正。」

陶姐姐和他談了許久，開始他還頂嘴，末後便不做聲了。

叫他出來的時候，陶姐姐還對他說：「看你邇刻做的事情，那些是在道理的，